

爱 如一朵烟花 绽放时漫天的绚丽繁华 燃尽了 只剩下无尽的寂寞与灰暗

她
烟花一般的女子
来时 风情万种

走后
竟似那烟花散尽
灰飞烟灭



双人鱼 著



漓江出版社

爱在烟花深处

爱 如一朵烟花 绽放时漫天的绚烂
而繁华 燃尽了 只剩下无尽的寂寞与
灰暗

她 烟花一般的女子
来时 风情万种

走后
类似那烟花散尽
灰飞烟灭



双人鱼 著

 漓江出版社

爱在烟花深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烟花深处/双人鱼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407 - 3327 - 6

I. 爱… II. 双…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165 号

AI ZAI YANHUA SHENCHU

爱在烟花深处

双人鱼 著

责任编辑: 胡子博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田 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电话: 0773 - 2821573 2863978(发行部) 2862090(邮购)

传真: 0773 - 2821268 2802018

E - mail: ljcb@public. glptt. gx. cn

http: // www. Lijiang - pub. com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14 千字 印张: 10. 375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7 - 5407 - 3327 - 6/I · 2003

定价: 19. 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几个女孩子面带微笑地站着，她们清楚自己像市场上出售的水果，顾客喜欢外观好的，所以平日格外注重保养，再贵的化妆品也舍得买。

夜幕悄悄降临，灯光把喧嚣了一天的城市装扮得五彩缤纷，像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富丽金娱乐城”几个字在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下，璀璨生辉，门前车水马龙，门口齐刷刷地站着一排个子高挑的美女，不时恭着身子说“欢迎光临”。

梅青和几个衣着艳丽的女孩子被吴姐领进包间时，她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一切都和往常无异，包括心情，漫不经心，不过她绝对没想到这一晚会给她以后的人生带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

梅青听说吴姐在夜总会做了近十年，经历种种，算得上风云人物，梅青从她平日的言行举止中也领略了几分，表面功夫练得炉火纯青，说笑就笑，说哭就哭。吴姐带着梅青几人走进包间，脸上堆满了半真半假的笑容，向客人问好：“先生们晚上好！她们几个模样是这儿最好的，歌又唱得好，特意给您几位挑的，包您满意！”说罢示意梅青她们走近点，好让客人挑选。

沙发上坐着四个男人，衣冠楚楚，正说笑着，见吴姐领了一帮女孩子进来，就停止了说笑，朝她们看过来。

几个女孩子面带微笑地站着，她们清楚自己像市场上出售的水果，顾客喜欢外观好的，所以平日格外注重保养，再贵的化妆品也舍得买，只要能美白能祛斑能去皱，她们的妆都化得非常精致，加上灯光暧昧，根本看不出实际年龄，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才十八九岁。

男人的眼光在她们身上扫来扫去，梅青早已习惯，从容地接受这种眼光的扫描，心想也许这些男人希望她们穿得更少，甚至不穿，虽然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但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男人们挑了一阵，发话了。

“哎，就那个，穿红衣服的吧。”

“嗯……个子挺高的那个，你过来。”

“你，过来。”

于是三个被挑走的女孩子摇着腰肢走了过去，挨着挑中自己的男人坐下，娇嗔地说着“先生好”。梅青没被挑走，站在门前，依然面带笑容，她期待着剩下的那个男人，她不希望白来一趟。

“还没挑到满意的呀？”有人问剩下的那个男人。

“我不要了，习惯一个人唱。”那个男人笑着说。

“这怎么行呢，我们都是成双成对的，你孤家寡人的多不好，来这儿不就是享乐嘛，快快快，挑一个！”那三个男人都催他。

他拗不过同伴，面带难色地说：“好吧，随便挑一个吧。”

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剩下的几个女孩子，目光在梅青脸上停了

几秒钟，最后指着梅青说：“就你吧。”于是，梅青坐到他身边，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味。

吴姐笑道：“您几位玩好啊！”说罢关上门，领着剩下的女孩子走了，那些女孩子低着头像没卖出的水果，等待吴姐的下一拨兜售。

包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唱歌，划拳，喝酒……

然而梅青既不用唱歌也不用划拳更不用喝酒，只用坐着，因为这个男人不要她的殷勤，梅青好几次找他说话，他都冷若冰霜地敷衍着，或者和同伴聊天，或者唱歌，或者喝酒，就是不理睬梅青，连看都不大看她，一直给她一个侧脸，也许他不屑于给她正脸。梅青干坐着，十分没趣。

过了一会，有个男人绕过来坐到他身边看了看梅青，问是不是对梅青不满意，要不换一个。他说不用了，他习惯一个人唱。那个男人又劝他换一个，他拒绝了，说的确习惯一个人唱。

那个男人没办法，只好对梅青说道：“小姐，你可得把我的客人陪好啊，不然我找你们领班投诉你。”没被退台，梅青松了口气，笑着说：“先生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说罢把身子向身边的男人靠了靠：“先生，您朋友发话了，我要是没陪好您，他去我们领班那投诉我，那样的话我就没饭吃了。”

“他随便说说。”他语气淡淡的，挪了挪身子，好像梅青会吃了他似的，盯着大屏幕唱起歌来。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
孤单单看不见幸福会来的方向

他唱完，赢来同伴一阵或真或假的喝彩。不过他唱得的确不错，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梅青心里讨厌他的清高，口里却夸他的歌：“先生，您唱得真好，不比张镐哲差！您一定是位这样的好男人，否则唱不出这种感情，唱歌有了感情才能打动人。我听好多人唱过，都比不上您的。”

他淡淡地说谢谢。梅青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的脸一直盯着屏幕，梅青赖着脸又说道：“我觉得这是首把好男人形容得最好的歌，这样的好男人真让人心动，可惜这样的男人只是歌中有，就像有的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他似乎对梅青的话有几分兴趣，说道：“其实好女人也一样，也成了珍稀动物。”

梅青觉得他挺瞧不起女人的，于是说道：“先生，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人在世上是为了生活，而动物是生存。”

他看了看梅青，第一次给她一个正脸，问道：“你是大学生吧，听说现在有很多学生来夜总会做这个。”

梅青苦笑了一下说：“没拿到毕业证的算大学生吗？”

他问道：“为什么没拿到？因为这个被开除了？”

梅青说道：“不是的，没钱念了。”

他说：“不是可以申请贷款吗？”

梅青说：“那个时候没有。”

他看上去有些惊讶，问道：“什么时候，你多大了？”

梅青说：“问女士年龄不太礼貌吧，总之我离开大学有三四年了。别说这个了，来唱歌吧，我给你唱首好女人的歌，怎么样？”

他笑了笑说好，于是梅青从电脑上点了首林忆莲的歌唱起来。

为你我受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有人问我是与非
说是与非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若是爱已不可为
你明白说吧无所谓
不必给我安慰
何必怕我伤悲
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
那深情的滋味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
不盼缘尽仍留慈悲
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梅青唱完得到了大家的掌声，当然也是出于礼貌或真或假的掌声。他的同伴们主要精力放在了喝酒上面，他却认真地说：“你唱得很不错，有林忆莲的味道。”

梅青笑了笑说：“谢谢！与她相比差远了，不过我很喜欢她的声音，有磁性富有女人味，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人生的哀伤欢畅，听起来淡，品起来却有股浓得化不开的滋味，或喜或忧。”

“说得不错，你还有点想法啊。”

梅青笑了笑说：“我从书上抄来的，信吗？”

他笑了，说：“信一半。”

正说着，这时有个女孩哭了，梅青一看原来他的一个同伴喝醉了，正把一个女孩子按在沙发上灌酒，她喝不了又起不来，吓哭了。其他人在一旁观望，没人劝解，梅青看到她求救和恐惧的眼神，心里一痛。女孩一个劲地哭，那男人仍不罢休拿酒灌她，梅青看不下去了，对他说：“我过去下，你同伴会把她灌死的！”

他拉住梅青说：“你别管了，这人发起酒疯来连人都敢杀！你没看到他的两个员工都不敢劝他吗？”

梅青说：“你们这样看着不也是在杀人吗？”说着拿了瓶酒走到那男人身边说：“先生，我陪您喝吧。”

那男人醉醺醺的，看着梅青，凶巴巴地说道：“你？不行，老子就要她喝，连我的酒都不喝！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谁！”

“先生，她一个小孩子没长眼睛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别

跟她计较，而且她一丁点儿酒量，喝一瓶就醉，您和她喝多没劲，不如我陪您吧，喝酒不就是找个对手比比酒量图个痛快吗，我在咱们这儿是最能喝的，没准您喝不过我呢，要不咱俩比一比？您一大老爷们可别输给我一个女人喽。”梅青说着端起酒杯，摆出一副试比高低的样子。

他一听马上提高了声音，大声说道：“嘿！敢和我叫板，来，喝！不把你放倒我不姓何！”说着端起酒和梅青干了起来，小女孩趁机从沙发上爬起来逃到一边。

一杯酒下去，男人打了个嗝，两人又喝了几杯，两瓶酒空了，看来他真想和梅青比一比，梅青有些撑不住了，心底暗自叫苦。这时梅青陪的那个男人过来说话了：“何总，您先歇会，呆会咱哥俩几个还得去宵夜呢，您要喝醉了多没劲，您只图一个人乐不够意思吧，来来来，先让小姑娘陪您唱几首歌，您那首《好汉歌》唱得不错呢。”他说着给那个女孩使眼色，女孩赶紧点了《好汉歌》，把话筒递给何总，何总摇晃着身子拿起话筒吼起了“大河向东流”。

他赶紧把梅青拉到一边坐下，说道：“以后别瞎管闲事了。”

梅青不高兴了，说道：“这叫闲事吗？你知道刚才那个女孩多大吗？才17岁，你就忍心看人糟蹋她？如果她是你妹妹，你会这样袖手旁观吗？”

他被梅青说得一愣，说道：“如果万一他真和你喝下去，你怎么办，真陪他喝？你一个女孩子喝那么多酒就不怕伤身子？而且你真要帮人家也得看对象啊，这人后台挺硬的，万一闹出事

来吃亏的还不是你。好了，我不多说了，以后你多保护自己就成了。”

梅青还想说什么，一想没必要，在心底冷笑了一声，世风如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她无话可说。

他突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梅青觉得莫名其妙，说道：“问这干吗，我说了你信吗？”

“好奇，只要你说，我就信。”

梅青说：“这种地方，最好别太认真，也许你对我认真了，我以为你在说笑话，我认真了，你却以为我在开玩笑。这世上的事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你要真信，我就告诉你吧，我叫柳青！”

他笑了笑说：“听起来像真名。”

梅青嘴角一笑：“半真半假！”

他问：“为什么想取这个名字？”

梅青说：“因为《诗经》中的一句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你喜欢看书？我叫赵晓，真名！”

“看一点，谢谢你的真名。”梅青半信半疑，很少有客人愿意说他们真实姓名，就像她们不愿意说自己的真实年龄一样，这种纸醉金迷逢场作戏的地方什么都是半真半假的。

他说：“没什么可谢的，我没必要隐瞒自己的名字。”

梅青笑着说：“我和你不一样，当然即使我说了，也没人会信，请别介意。”

他笑了笑说：“理解你。”

梅青也笑了笑，转了话题：“谢谢！我给你点歌吧，想唱谁的？”

他说：“我唱了不少，嗓子有点累了，你唱林忆莲的歌不错，再唱首她的吧，好女人的歌。”

梅青一笑，又唱了首林忆莲的歌。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
我就有了飞的理由
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
你懂了所以我自由
你不懂所以我堕落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云
我就有了思念借口
爱引动我飞行中的双翅
你回应我靠近天堂
你沉默我成了经过
翅膀的命运是迎风
我的爱当你把爱转向的时候
我只身飞向孤寂的宇宙
眷恋的命运是寂寞

好不容易，曲终人散，他们结账走了。梅青拿到钱后去洗手间吐了阵酒，直吐得眼冒金星，吐完在洗手池漱了漱口，刚才那个被灌酒的女孩子经过她身边时连个谢字都没有，梅青心

里一阵失落，刚准备走，撞到菲娜，直勾勾地盯着她，梅青不想理会她，低着头从她身边走了。

在走廊遇到端着果盘的服务生小齐，小齐看了眼她，眼中露出一丝关心，问道：“柳青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喝多了酒，要紧吗？”

梅青说：“不碍事的，谢谢你。”

小齐说：“那我干活了，你多注意点身体哦。”

梅青笑了笑。他真是个小男生。转念想到菲娜，不由得在心底轻轻叹了口气。又想到刚才那个女孩漠然的表情，摇了摇头，也许赵晓说得对，她是“瞎管闲事”，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干吗还要去管别人，这世上会有谁来管自己的死活，没人！



2

她陪过不少男人，很少有在日常生活中撞见的，即使偶尔撞见，那些男人也会假装不认识她，躲还躲不及哪会像赵晓这样主动叫她。

有些人的相遇就像一场宿命，一旦遇上再也躲不掉，哪怕是在人口上千万的北京。

第二天下午，梅青从新东安市场买东西出来经过东方新天地时见到了赵晓，确切地说，是赵晓先见到了她。当时赵晓正坐在东方新天地门口的一间咖啡厅里悠然自在地喝咖啡，捕捉到了窗外的梅青，跑出来叫住了她。

梅青见到赵晓时除了意外，还是意外，没想到第二天就在街上遇到了他，她想世间也许真的是有缘。她陪过不少男人，很少有在日常生活中撞见的，即使偶尔撞见，那些男人也会假装不认识她，躲还躲不及，哪会像赵晓这样主动叫她，坐在咖啡厅里叫，见她没反应还跑出来叫，梅青在心里暗自笑赵晓的脑子可能有点问题。

赵晓邀请她进去喝咖啡，梅青一看时间还早，欣然同意了。眼前的这个男人长得还比较帅气，看起来人也不错，陪他喝杯咖啡无所谓，就当是逛商场累了歇会吧，而且还有免费的咖啡喝，何乐而不为。

赵晓告诉梅青他在东方广场的一家外资广告公司任创意总监，闲时喜欢来这间咖啡厅喝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随心所欲地看外面的行人，看那些人的表情、神态，由此可以遐想出很多东西来，比坐在办公室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的容易来灵感。

梅青说：“你上班倒是挺自在、挺悠闲的啊。”

赵晓笑了笑说：“是啊，天下第一闲人。”

梅青说：“不错，这么闲还有钱在黄金地段的咖啡厅喝咖啡。”

赵晓笑着说：“最后几枚铜板了。”

“哦，看来你是八旗子弟啊，怎么没提个鸟笼呢。”

“忘了。”赵晓笑了笑。梅青也笑了，端起咖啡又轻轻抿了下，皱了皱眉头。细细的长眉，像月牙，赵晓觉得她眉清目秀，言语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有几分古典韵味，见她轻轻皱眉，问道：“很苦吧，要不要加点糖？哪有女孩子像你这样喝咖啡不加糖的。”

梅青说：“不用了，我喜欢它本身的味道，不过我不太爱喝咖啡，我比较喜欢喝茶。”

赵晓说：“是吗，有个性。我父母也不爱喝咖啡，他们喜欢喝茶，还说什么茶文化博大精深，咖啡喝多了伤脑。天天沏龙井、碧螺春、毛尖什么的让我喝，说能修身养性，没办法，每次我就大口喝几杯让他们高兴。”赵晓说着做了个痛苦的样子。

梅青扑哧一笑说：“如果妙玉见了一定骂你‘饮驴’。”

赵晓问：“为什么这样说？”



梅青说：“妙玉笑宝玉不懂茶道，说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照你那样喝，哪能品出茶的清醇无比呢。”

赵晓被梅青说笑了：“咳，我是一俗人，哪有那个性子咂吧咂吧地喝，累得慌。”

梅青说：“不过三毛又说茶要沏三道，喝三杯也算不上‘饮驴’呢。”

赵晓笑着说：“三毛又怎么说了？”

梅青说：“她说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浓如爱情，第三道淡若春风。照她这样说，不喝三杯是品不出茶的三道境界来的。”

赵晓说：“你对茶道还挺有研究的啊。”

梅青说：“只是喜欢喝茶而已。对了，你们家哪来那么多好茶，不会是开茶铺的吧？”

赵晓笑着说：“不是的，不过差不多可以开了，我爸妈是大学教授，很多茶都是学生送的。”

梅青说：“送茶倒是不错，一来不沾俗气落下贿赂之名，二来又尽了师生之谊，送礼的收礼的皆大欢喜。”

赵晓说：“一点茶叶算不上贿赂吧。”

梅青说：“呵呵，也难说。原来你是书香门第出身啊。”

“书香门第算不上，不过我父母不是市井小人，为人不错，受人敬重。他们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那些学生每次来北京都必定要看我父母，又知道我父母喜欢喝茶，所以他们一般来我家都带点茶叶，所以我们家的茶就堆积如山了，喝

也喝不完，还送了不少给别人。你要喜欢喝，下次我带点给你怎么样？”

梅青一笑：“下次？你还想见我？”

赵晓笑了笑：“不行吗？佛说前世修五百年方能有今世的擦身而过，咱们遇到两次，没准修了千年呢。”

梅青心想，也许真是修了千年，但转念又想到那句“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脸一热，瞪了赵晓一眼：“胡说八道，占我便宜。”

赵晓一愣，问：“怎么叫占你便宜啦？”

梅青抿嘴不语，赵晓一琢磨，也笑了，梅青又瞪了他一眼。赵晓被她瞪了又瞪，不禁笑得更厉害了，但又觉得没礼貌似的忍住了笑，端着咖啡喝了几口。梅青虽然平时伶牙俐齿，在娱乐城那种逢场作戏的地方只要能逗客人高兴，说起话来不一定要认真，但此时在这种生活中，面对赵晓这种率真的人却不知如何说下去了。

两人正尴尬时，有个女孩子在咖啡厅门口冲赵晓笑了笑，赵晓轻轻点了点头。梅青不知女孩是赵晓什么人，她也不想打听，她和赵晓不过两面之交，没必要知道人家的事情，于是说要走。

赵晓解释说那是他同事，他们公司就在楼上，有些女同事没事时喜欢跑下来逛商场。梅青笑了笑说是真的要走了。赵晓又问：“你是不是因为刚才我那句话生气了？”

梅青抬起手表说：“不是的，你看6点半了，我的确得去娱乐城了。”